

新長天

鋤頭健兒

李劫人

第一七六號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三幕劇  
鋤頭健兒

人物：

健兒——年約二十的農民。

斗兒——青年農民。

信天——健兒的父親，年約五十的鄉紳。

古成——斗兒的父親，年約六十的鄉紳。

秋蓮——健兒的表妹，年約十八。

時代：

地點：

現代。

某鄉村。

## 第一幕

景：健兒家中的一間土房，有內外二門。外門比較堅固寬大，旁邊放着一根粗硬的門杠。往外看去，是一片田野及若隱若現的山林。屋中置一舊式有抽屜的四方桌，橙子數個，椅子幾把。牆下雜亂的擺着些農器，簍子，筐子。開幕時，信天正在穿馬褂，由內門走出，站在左邊，秋蓮把桌上的香臘紙燭放於筐內。

秋蓮：  
（在桌後，）姑父！請您瞧瞧，看行了不？

△信天將筐內的東西放在桌上，一件件的親自檢查一番。

(走近桌子，秋蓮從信天後移向台中，)

信天：香，臘燭，紙錢，錫箔，……秋蓮，(秋蓮

應聲，)還短一項。

秋蓮：還短什麼，姑父？

信天：鞭爆。

秋蓮：對了，真是，還忘了拿鞭爆啦！不用鞭爆行嗎？

信天：不行！今天非用鞭爆不可！今天是老虎廟的落成

大禮，咱們頭一次去敬香，怎麼可以不用鞭爆呢？你看，我這件馬褂還是我娶你姑母的時候兒

做的，一向都藏在箱子裏，從來捨不得穿，今天這種大禮節却不能不穿了！

秋蓮：我說啦，怎麼姑父今天憑空穿起馬褂來，原來老虎廟今天開張啫！

信天：『開張』？菩薩又不是做買賣的，怎麼可以說『開張』？這麼大的姑娘，連話都不會說，趕快去拿鞭爆來吧！

秋蓮：不曉得還有沒有鞭爆啫，我去瞧瞧。

信天：有的，我記得廚房裏還有兩掛鞭爆啦。在灶上。

快去拿來。

△秋蓮入內。信天燃火吸旱煙。片刻，秋蓮取鞭爆上。

秋蓮：只有這一掛了。

信天：夠了。

△信天將鞭爆放入筐內。

信天：我先去了。你和你表哥隨後就來罷！（提籃，走向外門，吸旱煙。）

秋蓮：（見信天烟滅，從桌上取洋火，給他點烟。）我

和表哥也得去嗎？

信天：怎麼可以不去？今天全村的人，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得去，每人都向老虎神磕三個響頭。誰磕頭磕得多，老虎神越保佑！

秋蓮：只要向老虎神磕了頭，老虎就不會吃他們嗎？

信天：可不是嗎？這老虎神靈着啦！

秋蓮：這幾天老虎簡直把我吓壞了！老虎廟既是這樣靈驗，我倒要去磕幾個頭。

信天：一定要去。多多的磕幾個頭。同健兒一塊兒去。

我在廟裏等你們。（秋蓮代開門。）

秋蓮：好。

△信天提着筐子，含着烟袋下。秋蓮將簍子裏的棉花取出挑選。片刻斗兒也提着一筐子什物上。

秋蓮：斗兒。你來幹什麼？

斗兒：你猜猜我來幹什麼？

秋蓮：你父親打發你來請我姑父上廟去。

斗兒：嘿，秋蓮，你真機伶，怎麼一猜就猜着了瞭？

（放下籃子。）

秋蓮：這還猜不着嗎？他老人家剛走。你在路上沒有碰見他嗎？

斗兒：碰見了。可是我特來約你去。你瞧，我預備了這麼一筐子東西。這裏面還有吃的啦！

秋蓮：我不想去上廟。

斗兒：怎麼不去呀？難道你不怕老虎吃你嗎？聽說這新修的老虎廟靈極了！

秋蓮：剛才我姑父也是這樣說呢。

斗兒：我勸你還是去吧，這一向老虎又鬧厲害了。你沒

聽說王大嫂的老二昨天晚上又被老虎叼去了嗎？

秋蓮：什麼！是狗兒嗎？

斗兒：就是他哩！真可惜，那孩子前天剛滿五歲，長得胖胖的，圓圓的臉，又乖，給老虎吃了，你說可憐不可憐？剛才我從王大嫂門口過，還聽見她在哭啦！

秋蓮：真可憐！這老虎真可惡！咱們這村裏的人死在他口裏的真不知有多少！

斗兒：我想老虎也不會無緣無故的吃人，凡是給老虎吃

了的人一定有緣故。你知道王大嫂的兩個孩子爲什麼都給老虎吃了嗎？

秋蓮：不知道。難道這裏還有緣故嗎？

斗兒：當然。因爲當初要修老虎廟的時候，我父親去向她捐錢，她不但捐錢，并且還說了許多不好聽的話。據我父親說她兩個孩子給老虎吃了就是報應，還有鐵拐子也是得着一樣的報應。哼，神是不會虧人的，你知道嗎？

秋蓮：我真不懂爲什麼咱們不把這個殘暴的老虎打死？

斗兒：打死？誰敢去打呀？

秋蓮：大夥兒去打呀！

斗兒：我可不敢去。嚇！這是鬧着玩的呀？誰去誰倒霉！

秋蓮：真的嗎？

斗兒：據我父親說這老虎是神，是不能打的！這一次老虎到村裏來擾亂，都是因為咱們平常得罪了他。

所以現在才修這個老虎廟向他陪罪。

秋蓮：這真奇怪！會有這麼靈驗！

斗兒：靈驗極了！凡是到廟裏去敬香的人，都可以逃出

虎口！

秋蓮：那些不去燒香的人呢？

斗兒：當然要倒霉啦。

秋蓮：有這麼厲害，我倒想去。

斗兒：那麼咱們快去吧，我什麼都替你預備好了，這筐

子裏的香臘紙燭都是雙份，你一份，我一份。

秋蓮：你先去吧。我一會兒就來。

斗兒：爲什麼不同我去呢？

秋蓮：我得同表哥去。

斗兒：何必一定要同他去？健兒在家嗎？

秋蓮：他在後邊兒拾搭鋤啦。我去叫他，咱們三一塊兒去，不是更熱鬧嗎？

斗兒：最好咱們倆一塊去。

秋蓮：爲什麼不邀他去？

斗兒：因爲我只預備了兩份香火。

秋蓮：這不要緊。我再預備一份就得了。我去叫他，你等一會兒。

△秋蓮入內。斗兒在室內踱來踱去，彷彿有甚心思，繼至門邊竊聽，聽到裏面有人說道：『你要去，你同他去得了！我不去！斗兒這孩子壓根兒就不是好東西！』片刻，秋蓮上。

斗兒：怎麼樣？你表哥去不？

秋蓮：我表哥說他不相信這玩藝兒，不願意去。

斗兒：他不去更好，咱們去吧！

秋蓮：你請吧，斗兒，我也不去了。

斗兒：怎麼你也不去了？

秋蓮：表哥不去，我也不去。

斗兒：嘿，秋蓮，你真沒有出息。怎麼事事都跟着你表哥？

秋蓮：他是我的表哥嚟。

斗兒：那麼你將來一定嫁給他？

秋蓮：什麼話！走開，不要在這兒胡說八道！

斗兒：對不住，我說錯了，請你不要見怪。

秋蓮：我今天不同你去！

斗兒：那麼你一定同他去嚟？倘若你表哥給老虎吃了，

難道你也送給老虎吃嗎？

秋蓮：你不要在這兒胡說八道的！快走！快出去！

斗兒：我不走，怎麼樣？

秋蓮：我要告訴你父親！

斗兒：那頂好，我父親也盼望你能嫁給我！

秋蓮：你還胡說。

△健兒背着鋤頭由裏面出來。

健兒：斗兒，你在這兒幹什麼！

斗兒：沒有幹什麼！

健兒：以後少到我們家裏來！

斗兒：好吧！可是你記住！

健兒：記住就記住，難道我還怕你嗎？你們父子一味的迷信，還不夠，還要來勾引別人？

斗兒：別人？誰呀？秋蓮麼？哼！她不過是你的表妹罷了，難道你們還有別的關係麼？

健兒：你再說？

秋蓮：你再胡說，我馬上去告訴你父親！

健兒：你給我滾出去！這是我的家！你不能在這兒胡說

八道！

斗兒：好，健兒！你記住！

健兒：我準備好了，你來吧！

△斗兒氣忿忿的下。

秋蓮：斗兒這孩子真討厭！

健兒：都是你自己惹出來的麻煩！

秋蓮：怎麼是我惹出來的麻煩？

健兒：我早就告訴過你，斗兒這孩子是不好惹的，別理

他，你老不信，還要理他！

秋蓮：他從來不像今天這樣胡說八道的。

健兒：你瞧着吧，此後他還要拿出更厲害的手段對付我們呢。我倒不怕他。

秋蓮：我也不怕他。咱們現在可以去吧？

健兒：上那兒去？

秋蓮：姑父在廟裏等着咱們啦。

健兒：我不去。我壓根兒就不相信這套把戲！真是笑話！話，老虎是神？還要給他修廟？哼，真是笑話！

秋蓮：表哥，你真的不信老虎是神嗎？

健兒：難道你信老虎是神嗎？

秋蓮：我不知道老虎是不是神。可是咱們村裏的老年人  
都相信老虎是神呢。他們說這一次老虎所以到村  
裏來搗亂，都是因為咱們平常得罪了他！

健兒：這真是笑話！

秋蓮：連姑父都這麼相信嚟！所以他老人家才發起修這  
老虎廟。

健兒：這就不用說了。我父親當然迷信得厲害，古成伯  
伯，更用不着提，是一個迷信鬼！——這些老年

人只好讓他們去，我現在要問的是像你我這樣的青年，應不應該相信老虎是神？

秋蓮：表哥，你呢——你說應該信不應該？

健兒：我認定現代的青年不應該信鬼神！我自己一不信神！二不信鬼。所以當初本村的父老要給老虎修廟的時候，我就不以為然。無奈當時本村的青年除了我以外，沒有第二人有膽量出來反對！

秋蓮：對了，咱們村裏的青年的確是沒有膽量。

健兒：村子裏盡是些沒有思想，沒有勇敢的青年，這村

子怎能興旺？唉。

秋蓮：表哥既是一不信神，二不信鬼，那麼你到底信什麼？

健兒：我有兩種信仰：第一，我信仰我『自己』，第二，我信仰『科學』。不信仰自己的人必會滅亡；不信仰科學的人也會滅亡！這張鋤就是我的工具！它能打倒一切的鬼神！它能創造一切的生命！

秋蓮：對了，假如老虎是神，那麼咱們種的蘿蔔白菜，養的牛羊豬狗，豈不都是神？

健兒：對呀，所以老虎決不會是神！

秋蓮：可是老虎真可怕！咱們村裏這半年真是吃他的虧不小。不但夜晚到村裏來害人，近來連白天也來擾亂！王大嫂的老二昨天又被老虎叨了去，你說可怕不可怕？咱們總得想個根本的辦法才好。

健兒：只有與老虎決戰！把他打死！這是唯一的辦法！

秋蓮：把他打死？誰有這種力量？

健兒：力量倒有，就怕沒有膽量！其實要把這萬惡的老虎打倒並不難，只要咱們全村二百多青年，每人

都拿着一張鋤，等老虎再來的時候，咱們一齊打了過去，漫說一隻老虎，就是十隻老虎，咱們亦能剝他的皮，吃他的肉！

秋蓮：那麼咱們爲什麼不這樣幹呢？

健兒：說得是啦！唉！咱們村裏的老頭子只知道修廟拜神，一味的迷信！青年呢，也是沒有出息，一樣的跟着老頭子迷信，老虎到了門口，大家不知道團結起來去打他，只知道各人把自己的門關得緊緊兒的，扛得結結實實的，院牆砌得高高的，不

知道大家一起團結起來根本解決！唉，像這樣一個墮落的村莊要是不亡，真是沒有天理！

秋蓮：表哥這話真對，不知道爲什麼咱們村裏的人不團結起來？

健兒：我的嘴都說破了，始終沒有人相信我的話。斗兒並且向他父親說我有神經病。我自信我所信的是對的！

秋蓮：老虎倘若再到門口來，咱們一定去打他！

健兒：你敢麼？

秋蓮：只要表哥敢，我也敢！

健兒：好極了。到現在總算得到了一位願意跟我合作的同志！

秋蓮：可是我怕姑父不讓咱們那樣幹。

健兒：不必管我父親。他老人家始終以爲老虎是神，是打不得的，打了一定會家滅人亡。

△此時門外有人呼喊『老虎又來了！快跑呀快逃呀……』

秋蓮：你聽！糟了！老虎又來了！我們把門杠起來！

△秋蓮急忙過去關門，健兒攔住。

健兒：不，拿起鋤來，咱們去打老虎去！

秋蓮：不，不，先……先關起門來！

△門外又是一陣呼號聲。

健兒：秋蓮！你快去找一張鋤來！咱們去打老虎去！你來，你跟我來！打老虎去！打……打老虎去！

秋蓮：危……危險得很！我怕……危險得很……我怕！

△秋蓮攔住健兒，他將她推開，拿着鋤飛也似的衝出門去。此時外面又是一陣「老虎在後

面追來了，快跑呀快逃呀！』的聲音。秋蓮只是『表哥表哥』的叫個不止。片刻，信天同古成慌張張的，氣喘喘的上。

信天：秋……秋蓮！快……快把門關起來！快把門關起來，老虎又……又來了！

△秋蓮將門關起。

古成：愛呀！氣……氣喘壞我了！喘壞我了！好厲害！吓死人啦！

信天：好，不是我拉着你，你今天一定會擠死在廟裏，

好多人呀！聽說一聲老虎來了，那個亂勁兒！那個擠勁兒！真把我吓壞了！跑壞了！這會兒簡直緩不過氣來了！

古成：可不是嗎？我活到五十多歲，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累得慌的！嘿！聽說老虎就在咱們後面不遠啦，不是跑得快，咱們差點兒給老虎吃了！

信天：聽說老虎離咱們還不到十丈遠呢！

古成：大家都這樣說，可是我並沒有看見。你究竟看見老虎沒有？

信天：我也沒有看見，只聽見我後面的人不斷的喊：

『來了！來了！跑呀！逃呀！』……可是我始終沒有看見老虎。

古成：你想廟裏燒香的人都逃脫了麼？

信天：不見得都逃脫了！總有幾個遭殃的！

秋蓮：姑父！您在道上碰見表哥沒有？

信天：嚇！怎麼？健兒出去了嗎？

秋蓮：剛才聽說老虎來了，他就拿着鋤飛也似的衝了出

去！

古成：幹什麼？

秋蓮：他說他要去和老虎決一死戰！

古成：他要去和老虎決一死戰？他大概去送死吧？

信天：唉呀，這可糟了！這孩子大概完了！唉，秋蓮，

你爲什麼不拉住你表哥呢？

秋蓮：我那裏拉得住他，他那個急勁兒！

古成：是的，你的健兒真是一個古怪青年，生得那一股

子怪脾氣！你不記得嗎？咱們當初要修老虎廟的

時候，他就死命的反對，他說什麼來著？哦，是

的，他說這是『迷信』！

秋蓮：對了，我表哥始終以爲老虎不是神。

信天：唉，我只有這一個孩子！我得出去救他！

古成：出去救他？這會兒誰敢出去？我是不敢出去！好

傢伙，這是鬧着玩的呀？性命交關啊！

秋蓮：不知道這時候外面還有沒有別人？

古成：噯呀！糟了！

信天：怎麼啦？

古成：怎麼沒有看見我的斗兒？

信天：他大概回家去了罷？

古成：這可說不定。他也許沒有回去。真奇怪，怎麼老虎現在白天也出來了？

△此時有急切的敲門聲。

信天：是老虎來了把？

古成：不是，這明明是人的聲音。誰呀？

斗兒：我呀！

信天：是健兒嗎？

斗兒：不是，我是斗兒！請快開門吧！老虎廟遭火了！

我父親在這兒嗎？老虎廟遭火了！快開門吧！

信天：噯呀！

△急忙開門。斗兒上。

斗兒：你們瞧！那邊……那邊……好大的火……你們  
瞧！

信天：是老虎廟嗎？

斗兒：可不是嗎？

古成：這是怎麼一回事？這廟是今天剛剛完成的！

△只見門外遠遠的一片紅烟。

信天：這……這……這……

斗兒：快要燒完了！咱們趕快去救吧！咱們趕快把全村的人都叫去救火吧！

信天：這時候都在家裏避老虎，誰敢出來救火？

斗兒：真糟糕！剛才不知道是誰開的玩笑，說老虎來了，弄得大家拚死命的逃回家去，其實我仔細一打聽，今天老虎並沒有來！這個玩笑可真開的大！

信天：哦！原來老虎今天沒有到村裏來？我說啦，怎麼在青天白日會有老虎來。這也好，謝天謝地！我

的健兒沒有給老虎吃了！

古成：這是誰缺德，開這種玩笑！

秋蓮：你看見我表哥沒有？

信天：對了，斗兒，你看見健兒沒有？

斗兒：現在只有健兒在火場那兒待着啦！他真奇怪，當火燒得正利害的時候，他並不想法去救，他只是向着火傻笑，好像他有什麼病似的！

古成：不要說這些吧，咱們趕快去吧，那廟都要快燒完了！

信天：走罷走罷！真糟羔，今天第一天受香火，就這樣的不幸！

△古成信天急忙下。

斗兒：秋蓮！哼！現在我報復健兒的機會可到了！

秋蓮：斗兒，剛才的事情請你不要見怪！

△此時古成在外面喊道：『斗兒，斗兒，你也快來呀！』斗兒下。片刻，健兒很鎮靜的背着鋤進來。

秋蓮：你碰見老虎沒有？

健兒：沒有碰見老虎！

秋蓮：聽說老虎廟遭火了？

健兒：燒得痛快！真痛快！還在燒啦！你來瞧！

△健兒向門外指示着。

健兒：真痛快！你瞧！一切都從烟雲裏化去了！消滅了！真痛快！哈哈哈哈哈！

（幕）

## 第二幕

景與第一幕同。下午。開幕時，健兒修理農器。

秋蓮：我勸你還是暫時離開這兒罷，等到風浪過去了，你再回來！

健兒：我並沒有犯法，爲什麼要離開這裏？

秋蓮：他們都疑心是你！

健兒：本來是我幹的嚟！好漢做事好漢當！讓他們來打死我吧！

秋蓮：他們雖是疑心你，但我始終不相信這事是表哥幹

的。

健兒：這事的確是我幹的！

秋蓮：你不要吓虎我吧？

健兒：你不信我有這種膽量麼？

秋蓮：膽量是有的。我覺得表哥不會這樣魯莽。

健兒：你覺得這件事情幹得魯莽麼？對了，是幹得魯莽一點，我自己也承認。但是爲了本村的興旺起見，我不能不這樣幹！

秋蓮：這事既然是表哥幹的，那麼我勸你還是暫時躲開

這裏得好，姑父年老了，你何必使他老人家生氣呢？

健兒：我本不願意叫他老人家生氣，可是他老人家幹的事情實在太難了！在科學這樣發達的時候，他老人家還是一味的迷信，整天的不是神，便是鬼！鬧個不休！他老人家這種態度，影響我們青年人真是太大了！

秋蓮：你就讓老年人迷信一點也不要緊，反正他們還活不到幾年了。

健兒：這樣也未嘗不可。可是他們要強迫我們青年跟着他們一樣的迷信，你瞧，我們村裏的青年簡直被他們麻醉得不成樣兒了！簡直不是他們自己了！

秋蓮：你要是現在不聽我的勸，萬一將來本村的父老給你一個三長四短，你想姑父還能活嗎？

健兒：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願意爲我自己的信仰犧牲！我願意爲真理而死！

秋蓮：那麼你一定不躲避？

健兒：我要奮鬥到底！

秋蓮：唉！

健兒：秋蓮，希望你不要爲我難過，我所以要這樣做，實在有自信的理由。同時我也感覺痛苦。不過我沒有辦法。

秋蓮：我真害怕。

健兒：老虎沒有什麼可怕。

秋蓮：我不是怕老虎喂。

健兒：那麼你怕什麼？

秋蓮：他們要打死你！

健兒：爲真理而死，是一種光榮！

秋蓮：可是你不愛我了？

健兒：從今天起我不愛你了。

秋蓮：爲什麼？

健兒：因爲你沒有膽量！

秋蓮：就是因爲這個？

健兒：因爲你不是我的知心！

秋蓮：還有沒有別的緣故？

健兒：沒有。

秋蓮：可是我還愛你！

健兒：我不信你愛我。

秋蓮：你這話使我太寒心了！

健兒：愛情是崇拜。愛情是信仰。你不崇拜我，不信仰我，就是不愛我。

秋蓮：這是因爲你不懂我，所以才這樣冤枉我！我確實崇拜你，崇拜你是個大英雄！我也確實信仰你，信仰你的一切！

健兒：那麼我現在要求你作一件事情。

秋蓮：你說，什麼事情？

健兒：你現在去告訴我父親，說那老虎廟是你同我一塊兒去放火燒的！

秋蓮：這個——這個……

健兒：辦不到——是不是？

秋蓮：這你使我太爲難了！

健兒：這正表明你不信服我！

秋蓮：這不能表明我不信服你，我實在不忍把這種意外的事情變去擾亂老年人的心情。

健兒：好，你既是這樣沒有膽量，那麼請你以後不必和我談愛情！不必說崇拜我，信仰我！更請你以後少管我的閒事！

△健兒背着鋤往外走去。秋蓮極感鬱抑失望而至流下淚來。斗兒由外上。

斗兒：秋蓮！

秋蓮：哦……？

斗兒：秋蓮，我父親上這兒來了麼？

秋蓮：古成伯伯來過，可是又同我姑父一塊兒出去了。

斗兒：你知道他們上那兒去了嗎？

秋蓮：大概是上火場去了吧？

斗兒：你怎麼哭啦，秋蓮？

秋蓮：我那兒哭啦？

斗兒：你不要瞞我，你眼睛裏還有眼淚啦。告訴我，什麼事情使你這樣傷心？

秋蓮：你不用管我。

斗兒：倘若有什麼難過的事情，儘管告訴我。

秋蓮：我沒有什麼難過的事情。就是有，也用不着告訴

你！

斗兒：秋蓮，你怎麼啦？好像你還在生我的氣似的？

秋蓮：對了，生你的氣！我見了你就有氣！

斗兒：那麼你見了健兒呢？

秋蓮：你又到這兒來胡說八道了？早晨的事情我還沒有

告訴你父親哪！

斗兒：希望你不要告訴我父親。早晨的事情也請你不要

見怪。我現在特爲來報告你一件好消息，我想你

聽了一定不生氣！

秋蓮：什麼好消息？

斗兒：你知道老虎廟是怎樣着的火嗎？

秋蓮：不知道。

斗兒：是人放的火！

秋蓮：哦！

斗兒：你知道是誰放的火嗎？

秋蓮：不……不知道。

斗兒：我想你一定知道，你何必裝傻呢？

秋蓮：我的確不知道。你說是誰？

斗兒：就是你的表哥健兒！

秋蓮：你不要亂說！紅口白牙，請你不要隨便造謠，我知道我表哥不會幹出這種事情！

斗兒：秋蓮，你用不着替他掩飾，明明有人瞧着他幹的！

秋蓮：誰瞧見的？你說，你說，你若說不出來，我可要告訴表哥，他決不會答應你！

斗兒：秋蓮，你何必向我發恨呢？

秋蓮：這事與我表哥的名譽大有關係！

斗兒：是啫，可誰叫他幹出來這種胡塗事哪！

秋蓮：斗兒，我告訴你，你不能這樣造謠生事！

斗兒：這是事實！

秋蓮：你有憑據嗎？

斗兒：我親眼看見的！

秋蓮：你親眼看見的？

斗兒：可不是嗎？我現在要走了！

秋蓮：上那兒去？

斗兒：去報告我父親！

秋蓮：報告這件事情嗎？

斗兒：對了，我父親和你姑父正在調查放火燒廟的人  
際。查出來，他們打算打死他！我走了，回頭  
見。

△斗兒下。秋蓮躊躇，突將斗兒喚回。

秋蓮：斗兒！你回來！

斗兒：秋蓮，什麼事，你把我叫回來。

秋蓮：你真的看見是我表哥放的火嗎？

斗兒：的的確確是他放的火！

秋蓮：不是自己遭的火嗎？

斗兒：不會，菩薩靈極了，決不會自己遭火。

秋蓮：如果是我表哥放的火，他真是太不對了！我希望你看我的面子，暫時不要把這件事情告訴別人。

斗兒：這個我辦不到。

秋蓮：你要知道：假使這件事情揭穿了，健兒的性命就很危險！

斗兒：正是爲這個，我非揭穿不可！

秋蓮：你太殘忍了！

斗兒：平常健兒待我更殘忍了！他明明知道我歡喜你，我每來看你的時候，他老是給我難堪，甚至有時當着你的面把我關出去。難道這些事情你都不記得嗎？

秋蓮：所以這一次你要報復他？

斗兒：當然！

秋蓮：我希望你饒恕他。

斗兒：我不能饒恕他。

秋蓮：那麼看我的面子，饒恕他！

斗兒：也不行。

秋蓮：我求你！

斗兒：可是你得答應我一件事情！

秋蓮：可以！什麼事情？

斗兒：你得讓健兒馬上離開這裏！  
這於他於我都有好處。

秋蓮：我可以把你的意思告訴他。

斗兒：那麼我停一會兒再來聽信？

秋蓮：可是你現在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斗兒：好。你放心。

秋蓮：我不懂你爲什麼要……

△健兒突上。

斗兒：我等一會兒再來！

△斗兒下。

健兒：他等一會兒再來？——再來幹什麼？

秋蓮：不幹什麼。

健兒：你不要瞞我！你臉上的神色已經告訴我了！他再  
來，我非揍死他不可！

秋蓮：不，你不要誤會，他來是爲了你！

健兒：爲我？哼！

△健兒將牆下的斧頭拿在手裏入內。信天與古成上。

信天：噯呀，忙了一下午，沒有一點結果！

古成：真不容易斷定是誰。咱們村裏就沒有這樣膽大的人！這事發生得太奇怪了！

信天：我老不信是人放的火。也許是老虎神嫌咱們這個廟修得不講究，他自己放火燒的？

古成：也許。

信天：既是這樣，咱們得重新再修。

古成：再修，恐怕不容易捐錢，因為許多人家已經避難到別的村裏去了。

信天：那麼咱們這廟豈不是沒有重修的希望？

古成：恐怕不容易。

信天：那麼怎麼辦？

古成：剛才我在家裏已經立了一個老虎牌位，早晚燒點香紙，是一樣的靈驗。

信天：對呀，你這個法子好極了。我也照你的樣兒來一

個！秋蓮，咱們不是新做了一個牌位嗎？快去拿來請古成伯伯題上幾個字。

秋蓮：那個新牌位可是替狐仙預備的？

信天：不要緊，先去拿來用。把筆墨也帶來。

△秋蓮下。

信天：你想的這個法子真好：又省錢又省事，又方便，而且還是一樣的靈驗。這妙極了！

古成：在家裏燒香比到廟裏去要靈驗，你信不？

信天：當然。

△秋蓮拿着神牌及筆墨上。

信天：費心，請你替我寫一寫。

古成：你自己不會寫嗎？

信天：我的字寫得沒有你的好。

古成：不在乎字好壞，只在乎心誠不誠。

信天：既是這樣，那麼我自己來罷。應當怎麼寫，請問？

古成：我說，你寫。『大神大聖全能萬福老虎之神位』。

神仙的『神』，聖人的『聖』，福氣的『福』。大神大

聖全能萬福老虎之神位。

信天：『大……神……大……聖……全……能……萬  
……福……老……虎……之……神……位……。』  
就這樣行了嗎？

古成：行了，行了。趕快把它供起來。你自己先磕頭，  
然後再叫你家裏的人都磕頭。

信天：還得燒香吧？

古成：當然要燒香。

信天：咱們還有香紙嗎，秋蓮？

秋蓮：只有香紙。沒有臘燭。都在這抽屜裏。

信天：有香紙就行，你拿來給我。

△信天將老虎牌位供在桌的正中，然後把香紙燒了，恭恭敬敬跪在地下磕了三個響頭，口裏且喃喃的說道『大神大聖的老虎神呵，我與您無冤無仇，請您以後不要到我家裏來

……』

信天：秋蓮你也來磕頭！

秋蓮：我也要磕嗎？

信天：當然要磕。全家都得磕。你不是頂怕老虎嗎？

△秋蓮先躊躇，最後還是跪下磕頭。

信天：還有健兒呢？他在家嗎？

秋蓮：在裏面。

信天：把他叫出來磕頭。

秋蓮：表哥就不必磕了吧？

信天：要磕，要磕，都得磕！

△健兒上。

健兒：這……這又是什麼玩藝？

信天：健兒，快來磕頭！

健兒：向誰磕頭？

信天：向老虎神位磕頭。

健兒：您叫我向這個木頭牌子磕頭呀——這個我辦不

到！

信天：健兒，你懂規矩不？呀？

健兒：我早說過我壓根兒就不信這玩藝兒！

信天：你不信神呀？

健兒：神？我就是神！

信天：啊你這該死的東西，你……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了？你這該死的東西！你瘋了嗎？

健兒：請爸爸不要生氣，我自信自己說的都是對的。請你老人家平心靜氣的思想，倘若老虎是神，那麼這世界上豈不什麼都是神了？

古成：你說老虎不是神？

健兒：當然不是神！這世界上也許根本就沒有神！

古成：你這話真把我吓壞了！我活了幾十歲從來沒有聽見過！

信天：他不信老虎是神，我今天非要他信不可！我今天非要他磕頭不可！你……你，趕快給我跪下，不然我今天非揍死你不可！

古成：你也不要動氣。叫他跪下磕頭就得了。健兒，你也不必固執，不管你信不信老虎是神，現在你父親叫你磕頭，不管怎麼樣，你就得磕！

健兒：這個我辦不到！我不願意做這種假冒爲善的事情！

古成：難道你不要父親？

秋蓮：我勸你還是磕幾個頭罷。

健兒：爸爸，請你老人家不要生氣，我願意給您磕頭，但是請您無論如何不要勉強我對這塊木頭牌子磕頭！

信天：我又沒有死，我幹嗎要你磕頭？非得你向這老虎神位磕頭不可！

健兒：爸爸，你不能強迫我信那不信的東西！

信天：強迫你！強迫你！你今天不磕頭，老子非揍死你不可！

健兒：爸爸今天打死我，我也不磕頭！

信天：你……你……你……

△信天舉拳露齒，衝上前去要揍健兒，古成與秋蓮將他們拉開。

秋蓮：真是，表哥，你的脾氣也太固執了，就是磕幾個頭又有什麼關係呢？

古成：對了，蓮姑娘這話倒說得有理。好了，你也不要勉強他，健兒心裏一時胡塗轉不過來，你在家裏氣死了也是冤枉，還是上我家裏去坐一會吧！你

也可以瞧瞧我給老虎爺供的那座神位。

信天：唉，我真沒有想到，我會養出這種報應兒子！唉！古成：我的斗兒却不是這樣，他真孝順。我說什麼他信什麼。走罷走罷，不要生氣了。蓮姑娘，你好好勸勸你表哥吧。

秋蓮：是的，古成伯伯。

△信天與古成下。健兒將桌上供的老虎牌位搗在地下，秋蓮急忙拾起供於原位。

秋蓮：還好，沒有摔壞！

健兒：我真見不得這一套玩藝兒！

秋蓮：表哥，你的脾氣實在太剛硬，太固執！

健兒：這還是因爲你了解我！

秋蓮：不，我覺得我能了解你。我知道你所以要這樣做，無非想改良咱們村裏的思想，不過你的性子太急了，應該慢慢的來才對。譬如你不贊成本村修老虎廟，你只可以勸大家明白這個道理就行，何必放火燒呢？這樣反而引起大家的反感，反叫大家覺得你是一個搗亂份子！

健兒：當然本村的父老兄弟現在不能諒解我，我希望他們將來能諒解我！

秋蓮：不過在現在大家不能諒解你的時候，我希望你暫時離開這裏！因為此後你在本村很危險！

健兒：我不怕危險！我要奮鬥到底！我要與迷信奮鬥到底！我要與蠻橫的老虎決一死戰！不是我死，就是牠死！

秋蓮：表哥這種決心自然令人佩服，不過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危險。

健兒：我知道的更清楚。

秋蓮：我完全是因為愛你，才勸你暫時離開這裏。

健兒：我知道。謝謝你。我不能聽你的勸告。

秋蓮：可是你總得……

健兒：秋蓮，請你不要和我再談這樁事情。我要奮鬥到底！

底！

△健兒入內。斗兒上。

斗兒：他答應了沒有？

秋蓮：他說他要奮鬥到底。

斗兒：你把種種的利害都告訴他了麼？

秋蓮：什麼話都說盡了！

斗兒：那麼我只好宣布他放火燒廟的事情。

秋蓮：我求你不要宣布！

斗兒：我非宣布不可！

秋蓮：我真不懂，你爲什麼要這樣跟他爲難？其實在這

『虎患』的時候，大家都應該一致團結起來，抵抗

那殘暴的老虎才對！

斗兒：老實說我恨他愛你！

秋蓮：是我不愛你，你不能怪他。

斗兒：就是因爲了他，你才不愛我。

秋蓮：你不要這樣冤枉我，更不應該那樣怨恨他！

斗兒：那麼你究竟愛他不愛他？

秋蓮：你沒有理由問我！

斗兒：那麼他究竟愛你不愛你？

秋蓮：你沒有權利管他。

斗兒：你愛我不愛我？

秋蓮：這個我可以老實告訴你：

斗兒：愛我？

秋蓮：不愛你！

斗兒：真的？

秋蓮：這話是我從心裏說出來的。

斗兒：那麼我求你愛我！

秋蓮：愛情不能求的。

斗兒：那麼我要強迫你愛我？

△斗兒走過去拉着秋蓮的手，橫着兩隻可怕的眼睛。

秋蓮：斗兒！你不能這樣的輕薄！

△健兒此時氣憤憤的由內跳出來。

健兒：斗兒！你要幹什麼？

斗兒：我不要幹什麼！

健兒：你剛才說的話我在裏面都聽見了！

斗兒：可是你放火燒廟，我親眼看見了！

健兒：好！我現在要揍死你！你這種敗類，你這種豬狗

不如的東西，我揍你！我揍你！我今天非揍死你

不可！

斗兒：你……你打……你……你打……我……我不……  
我不怕……怕你……你……你！

△此時健兒與斗兒決鬪，秋蓮雖欲將他們排開，  
但結果失敗。最後斗兒被毆倒地，呼救之  
聲，達於戶外。

健兒：我非揍死你不可！我非揍死你不可！你……你現  
在認不認識我？

△此時信天與古成上。

古成：噯呀！不好了！

信天：這……這是……這是怎麼一回事？這……這……這……這大概又是你在這裏搗亂？

古成：你……你……怎麼啦，孩子？是……是健兒打成你這個樣兒的嗎？

△古成一面說，一面將斗兒攙了起來。

斗兒：爸……爸爸……我……我……差不多被他打死  
了！他……他……好厲……厲害呀！

信天：我知道……又是你這個畜生闖的禍！你這該死的東西！你爲什麼要把斗兒，打成這個樣兒？

健兒：我今天沒有把他打死就算好！

信天：你還說……，這個該死的東西！

古成：你告訴我，孩子，健兒爲什麼要打你？

信天：對了，斗兒，你告訴我他爲什麼要打你？你告訴

我，讓我來辦他！他打傷了你吧？

古成：那裏打傷了？孩子，告訴信天伯伯！

斗兒：別的倒沒有什麼！就是這塊……這胸口有點痛！

信天：總是你罵了他，不然他憑空怎麼會打你？

古成：可是你那個健兒的確會憑空打人！

斗兒：因爲他恨我！

信天：他恨你？爲什麼他獨恨你？

斗兒：因爲老虎廟是他放的火！

信天：是他放的火？

斗兒：我瞧見是他放的火！

古成：原來如此！這還了得！正好，正好，我們居然把

這個兇犯找出來了！

秋蓮：不是，不是，不是健兒放的火，這完全是斗兒造

的謠言！

斗兒：秋蓮和健兒是表兄妹，她當然幫着他說話。我親眼瞧見是健兒放的火！

古成：這沒有錯，一定是健兒放的火！近來他的言詞舉動太可疑了！

信天：健兒平常的言詞舉動雖然有點奇怪，可是我不信老虎廟是他放的火！

古成：你不要袒護你的兒子，這是公家的事情！

信天：我決不袒護他。我確實知道他不會幹這種犯罪的事情！倘若現在你們能確實證明是健兒放的火，

雖然他是我的兒子，也得公事公辦！只要你們有法證明，我馬上就親自用繩子把他捆起來，把他交給本村的父老！只要你們拿得出證據來！

秋蓮：對了，只要有證據！

斗兒：我就是證據！

古成：對了，他就是證據！

健兒：他是證據！我才是證據！爸爸，請你老人家不必爲我袒護，也不必爲我憂愁，那老虎廟的確不是我放火燒的！

古成：他自己承認了，這你還有什麼可說？

信天！唉！

建兒：爸爸，請你老人家不必爲我着急，我幹的這件事情在我自己也承認魯莽一點，可是我始終認爲我幹的是對的。我燒廟的目的，是想喚醒我們全村的父老，不要信神，不要信鬼，應該信各人自己！大家應該有『人定勝天』的信仰！

信天：唉！

古成：信天，你現在還有什麼可說的麼？

信天：我現在沒有什麼可說了，來，來；請你們父子幫忙把這個畜生細起來！來，來，這裏有繩子！

健兒：好，好漢做事好漢當！現在你們可以細我了。我願意爲真理受束縛，受懲罰，死！好，現在你們可以細我了！

△斗兒等將健兒綁起時幕閉。

## 第二幕

景同前。當晚。狂風之夜。老虎神前，紅燭高照。秋蓮愴惶推  
着健兒由裏面出來。健兒身手仍爲藤繩束縛。

秋蓮：這會兒是最好的機會！他們都出去了！

健兒：我要奮鬥到底！

秋蓮：我覺得這不是奮鬥，乃是白白的犧牲！聽說他們  
已經商議好了，等到天亮他們要推你到火場。當  
衆把你活活的打死！

健兒：爲真理而死，是一種光榮！

秋蓮：你這兩天常說『爲真理而死』究竟是什麼意思？

健兒：我深信老虎不是神。我的這種信仰就是真理。

秋蓮：可是你並沒有證明老虎不是神！

健兒：表妹，你這一句話說得對極了，正因爲我沒有證明老虎不是神，所以我心裏痛苦極了。我恨不得與老虎決一死戰！可惜這村裏只有一個我！只有一張鋤！

秋蓮：所以我勸你還是逃走。將來有了本事再回來！好漢不吃眼前虧！趕緊逃走吧，我替你鬆開繩子！

健兒：不，我決不逃走。逃走不是好漢。我要與本村共存亡。我要跟這殘暴的老虎奮鬥到底。今夜老虎一定會來，我要與他決一最後的死戰！我決不逃走！

秋蓮：可是時候已經緊急萬分，要是你這會兒還不逃走，等一會兒他們回來了，就是你想走也走不脫。聽說古成伯伯及斗兒今晚都要上咱們這兒來過夜！

健兒：他們爲什麼要上這兒來過夜？

秋蓮：因為他們怕姑父在半夜裏把你放走。

健兒：哦？原來……可是父親有放走我的意思嗎？

秋蓮：姑父雖沒有明說，他心裏好像有這個意思。父母愛兒女的心真是太深切了。他老人家雖不贊成表哥的種種行爲，可是他還是疼愛你呢！

健兒：唉，我終於辜負了他老人家的一片慈愛！

秋蓮：你還是逃走吧。爲着姑父，你逃走吧。可憐姑父這大年紀，只有你這一個兒子！

健兒：我父親老了，我走了之後誰侍候他老人家呢？

秋蓮：難道你不信任我麼？

健兒：對了，還有表妹。

秋蓮：讓我來替你鬆開繩子，倘再遲了，他們就要回來了！

△秋蓮急忙將健兒的麻繩鬆開。

健兒：我到那裏去呢？

秋蓮：像你這樣一個好漢，什麼地方都可以去！可是你千萬不要再走到出老虎的村裏去！

健兒：唉，在這個年頭，那裏沒有老虎？在這個年頭要

想找一塊乾淨地方真是不容易！不要緊，我活一天就應該奮鬥一天！應該奮鬥到底，奮鬥到死！

秋蓮：你要帶點東西走嗎？

健兒：不要什麼，只要我的這張鋤！有了它，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內可以除貧弱，外可以抗強權！

△秋蓮將鋤遞給健兒。

秋蓮：你還要什麼？

健兒：有這張鋤就夠了。

秋蓮：你不要燈籠嗎？外面這樣的黑暗！

健兒：有燈籠也是點不着，外面這樣大的風！

秋蓮：那麼你可以去了！我給你開開門！

△秋蓮將門開開，狂風陣陣往裏吹。健兒只是

望着秋蓮。

秋蓮：你還等候什麼？

健兒：好，再會吧，我的表妹。希望你好好的侍候我的父親。唉，原想替咱們村裏除去禍患，殊不知到現在我自己還要逃命！唉！

秋蓮：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請你不要再猶豫。有聲

音！你聽！你瞧那邊不是有人來了嗎？快走吧，——  
快走吧！

△此時門外一陣雜聲，呼號聲。「老虎又來了！快跑呀！快逃呀！」聽來尤其響亮。健兒正欲衝出去，斗兒一把將他抓住。

斗兒：你住那兒去？

健兒：我去打老虎！

△健兒一掌將斗兒打倒在地，而下。待信天古成趕入時，早無健兒踪影矣。

斗兒：不好了！不好了！兇犯逃走了！放火的兇犯已經逃走了！

古成：健兒已經逃走了嗎？

信天：快……快把門關起來！快把門關起來！這一次老虎可真來了，我親眼看見老虎在後面！

△門緊閉。

古成：你的兒子逃走了！

信天：他怎麼會逃走的？

斗兒：這一定是有人存心放走他！不然那麼粗的繩子他

自己那能鬆開呢？

古成：不是你放走的吧？

信天：笑話！他雖然是我自己的兒子，可是他幹出這種犯法的事情來，我也不能放走他！我原恐怕別人疑心我袒護自己的兒子，我才請你們爺兒倆今晚到這裏來過夜，監督他！

斗兒：那麼這麼粗的繩子……

秋蓮：是我放走他的！你們要打，打死我好了！

信天：現在也不必追問是誰放他走的。我想健兒他雖逃

出了這個門，可是他逃不了老虎的口！現在老虎正在門口！這也是報應！唉！

△此時遠遠的有老虎狂叫聲，戰鬪聲。

古成：對了，我想他一定死了！老虎正在門口！這是報應，誰叫他放火燒老虎廟！你看這老虎神靈不神靈！他才有眼睛哪！

信天：唉，他今年剛二十歲！可憐我只有他這個……只有他這個孩子！

△信天哭泣，秋蓮亦隨之哭泣。

古成：不要哭了，這種逆子死了也好，也沒有什麼可惜。在你個人從此可以少嘔點氣，在咱們村裏從此少了一個搗亂份子！

斗兒：爸爸這話真是一點兒不錯！

信天：唉！

秋蓮：你們的心究竟是不是肉做的！人家在這兒這麼傷心，你們還在這裏說俏皮話！

信天：秋蓮，替我拿幾枝香來！

秋蓮：爲什麼還要香？

信天：我要來拜老虎神！

秋蓮：得了吧，你還拜他？他把我的表哥都吃了！

信天：拿來吧，孩子，不要使我再生氣！

斗兒：秋蓮，你不願意去拿，我可以替你去拿，香在那裏？告訴我。

秋蓮：請你少管我們家裏的閒事！我表哥完全是你把他送到老虎口裏去的！

斗兒：這是那裏的話？

秋蓮：不是你逼迫他逃走嗎？

信天：秋蓮，不要噙嚙，快拿香來！

△秋蓮從桌子抽屜裏遞了一把香給信天。信天接過來燒着，跪拜，磕頭。口裏且喃喃的念着。

斗兒：爸爸，我們還是回到自己家裏去睡覺吧？

古成：嘖，叱！老虎就在門口，你敢出去嗎？又是這麼大的風！

△此時有輕細的敲門聲，呻吟聲。

古成：聽！

斗兒：不要是老虎來叫門吧？

信天：不會，老虎決不會來叫我的門！

△又有較重的敲門聲，呻吟聲。

古成：你聽！這不是老虎是什麼？

△外面的呻吟聲彷彿是『我回來了，快開門

罷！』

秋蓮：噯呀！這……這彷彿是我表哥的聲音！你們聽！

……這不是嗎？

信天：讓我來聽！

△只聽得輕緩的破碎的聲音說道：『爸爸，我  
回來了，請開門吧！』

秋蓮：是……是表哥！快開門！

信天：對了，的確是健兒，快把門開開！

△秋蓮開門，古成阻之。

古成：慢點兒，慢點兒，讓我來聽聽到底是誰！我想決  
不會是健兒，他必是早已死了！

△只聽得外面回答說：『我還沒有死啦，請快  
開門吧！』

秋蓮：一定是他！

斗兒：真奇怪！怎麼他沒有死？這也好，他回來了咱們還可以把他捆起來。

△秋蓮將門打開，只見健兒滿身血點，橫臥在地，手中緊拿着鋤頭，旁邊放着一個鮮血淋漓的虎頭。

秋蓮：噯呀！姑父，不好了！表哥已經……

信天：噯呀，孩子，你……你……

△秋蓮與信天將健兒扶進來躺在一張長凳上。

信天：孩子，你……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兒？

健兒：我的左腿叫老虎咬了一口，這邊……這邊……

信天：噯呀！可憐的孩子！快，秋蓮快拿布來！趕快拿布裹起來！

△秋蓮急往內取了一塊布爲健兒裹傷。

健兒：我雖然受了傷，總算有了代價！總算值得！總算爲本村除了一大禍害！總算證明了我所信仰的！

信天：怎麼？你真將老虎打死了麼？

健兒：老虎的屍首就在門口！你們可以去看！

△衆人將虎頭搬進來放在桌上。

古成：了不得！了不得！居然把老虎打死了！

斗兒：我真後悔，我沒有去幫忙！

信天：從此大家可以過太平日子了！

健兒：爸爸，你老人家還相信老虎是神麼？

信天：現在當然不信了！

健兒：你們現在可以原諒我放火燒廟麼？

信天：我們現在不但原諒你，並且佩服你！你是一個勇

敢的青年！

古成：我們全村的人都應該感激你，健兒，都應該向你磕頭。明天我要召集全村的人來向你道謝。

健兒：這用不着，古成伯伯。爲民除害，保衛地方，是我們青年應有的責任。不過我有兩件事情請求：第一，爸爸，我要請你老人家馬上將這桌上供的老虎神牌扔去了！您可以允許嗎，爸爸？

信天：當然可以，我馬上就扔！我現在明白了！整個的明白了！

△信天砸老虎神牌。

健兒：好極了。第二，我要請你們馬上去向全村的人打鑼，報告他們那萬惡的老虎已經打死了，叫他們不要害怕，今晚安心睡覺！明早起來吃老虎肉！

古成：我去！我同斗兒去！鑼呢，秋蓮，你們不是有一面鑼嗎？我馬上就去！

△秋蓮入內取鑼給古成。古成與斗兒擊鑼下。

信天：你的腿怎麼樣，孩子？

健兒：不要緊，爸爸。雖然痛得很，可是我心裏快樂極了，所以我抵抗得住！我終究奮鬥到底，得了勝

利！

秋蓮：表哥，你真不愧名叫健兒！

健兒：我應該感謝那張鋤。它幫助我打倒一切，抵抗一切，創造一切！

（幕）（全劇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

初版

鋤頭健兒（一冊）

定價大洋二分五釐

編著者 熊 佛 西

校訂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平民文學會

出版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定縣實驗區

印刷者 臨 華 印 書 局

發行者

北平石駱馬大街二十一號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及定縣城內考棚

實 用 翻 必  
驗 本 印 究

